

资治通鉴

大
學
禮
儀

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
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淦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
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祭
之子也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
等勸上皇住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
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
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辛卯上祭北郊 壬辰
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
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王引見禮之拜儀同大
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
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

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
婁斲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弃母不孝也
外爲僞朝勅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
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
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
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
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
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
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
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
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
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

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秦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摠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冬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得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

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蔭
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
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
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藉田
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
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
城王浚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
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浚浚不從憲軍至趙州浚遣二
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
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浚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
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
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

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

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

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既亡永安何用餘生
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
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
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賓九介
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周主
與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
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竒才異術卓
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
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
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
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

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
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
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
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
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
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
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曰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
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
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

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
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
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
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
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
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
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
大笑曰誠如公言 己巳周主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譙王
儉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
梁公侯莫陳芮為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鄭公章孝
寬為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
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

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

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

幸洛州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四方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廩役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

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摠
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
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
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章內史未行有
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汙狼藉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
於冀州周主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
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
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
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
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一月
壬申周立皇子衍爲道王允爲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

軌將兵救徐州 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弃
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
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議
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又山谷險絕王師一
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從之以憲為行軍
元帥督諸軍討之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
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道擊穆
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沒鐸擒之餘衆皆降 周詔
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
為奴婢者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
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
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

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巳亥晦日有食
之 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
上皆死 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主
如并州移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
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置懷州
宮 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長安 吳明徹
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
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
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

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覺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暉獨全

通鑑一百一十三
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
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
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
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召蔡景
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位大將軍
明徹憂憤而卒 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
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早
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為四脚 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摠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
荆郢諸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軍寧遠
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乙酉大赦 壬
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戊

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帝不豫留止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内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北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場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字

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踈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旣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靈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獨孤能開府儀同大將軍且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園丘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律徵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摠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為帝太后 八月丙

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為安州總管上
柱國長孫覽為大司徒楊公王誼為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
公椿為大司寇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
史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為
荆王 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甲寅上幸婁湖誓
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冬十月癸
酉周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誼為襄州總管 戊子以尚書左
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 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
民 十二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為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總
管滕王道為行軍元帥帥衆入寇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
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

管蜀公尉遲迴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
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
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
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
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
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
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
用法益深大醮於正式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
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
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
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
運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
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
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
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
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立象垂誠不能諂諛善道
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
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
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
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
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
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甲辰周主東巡丙午以許公宇文
文善爲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

癸亥上耕藉田 周下詔以洛陽爲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闍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

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
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
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
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
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
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
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
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
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醜
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周罷南伐諸軍 突厥佗鉢
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
高紹義佗鉢不從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

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璜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

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
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
終 戊子周以越王盛爲太保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
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摠管
並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
胄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爲天
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踈賤無寵
以靜帝故特尊之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
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
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
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
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弟也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周

以楊堅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 辛卯初用大貨

六銖錢 丙申周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 己酉周尊

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

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

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八月庚申天

元如同州 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

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

申周天元還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 戊寅上

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

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上閱武方泰當從啓稱母疾不行而微

服往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錄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爲有司所
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土尋而復舊 壬午周以上柱
國畢王賢爲太師郇公韓業爲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鄴王貞爲
大冢宰以鄭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帥行軍摠管杞公亮邲公
梁士彥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 冬十月壬戌
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天元
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 甲戌以尚書
僕射陸縉爲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周韋孝寬分
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元如同州
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
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

前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壬寅周天元還
長安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
帥衆入淮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
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
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
都督總水步衆軍 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
布並行 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官
百官上表勸復寢膳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
婦大列妓樂初作乞寒胡戲 乙丑南北充晉三州及盱眙山
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
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 周天元如洛陽親
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

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
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
軍徐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
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
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
周周天元以爲開府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上遣將軍樊猛濟
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
人皆竊議欲叛還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
法尚陽爲畏懼自保江曲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
者幾八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遍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
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
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
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温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
拜長貴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為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
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
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劔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
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
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閒服之壬寅詔
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
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
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

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
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
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寶宗
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
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四月癸
亥尚書左僕射陸縉卒 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雪壬午
幸仲山祈雨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 五月
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僕射 周揚后性柔婉不
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
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
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
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

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
譯與堅少同學竒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爲帝所忌情不自安
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
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
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
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摠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
丑以堅爲揚州摠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
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
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
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
靜帝幼冲以楊堅右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
裘內史大夫杜陵韋暮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

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
受詔居中侍疾棗悌之孫也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
堅揔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
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
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
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旣受敕並受
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
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
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
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
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右

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
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
鉞左大丞相秦主贇爲上柱國百官摠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
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摠
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
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目攝大司馬昉又
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
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
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
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
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賁目叱之門

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
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
下大夫勃海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
遣楊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
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
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
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
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
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
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
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
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

得為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
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
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
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摠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
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
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
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
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庚申
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迥
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
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
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

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
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
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
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
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
迥諭旨密與摠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
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
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
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
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
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
郗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

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
討迴弘度指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
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出謂左右
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
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
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
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贖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
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總管睿禦之子也 周遣汝南公
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晟幼之曾孫也又
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
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
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

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
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冑申
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
州徐州摠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
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
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并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
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
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
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
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
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
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

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
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
鑲金帶遺堅十三鑲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
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
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
面目處天地閒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
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摠管源雄東郡守于
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宇文胄自石濟
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弃郡走還長安迴殺其
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摠管
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
中外諸軍事鄭州摠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

工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顓仲文之兄也與摠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摠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貞貫及兄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言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

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
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
遽請曰相府事所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
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
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
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封其弟衍爲葉王術爲郢王 周豫荆
襄三州蠻反攻破郡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
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
能爲於是引軍辟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
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
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饒

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
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
挾今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
盡腹心邪又取全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
加縻繫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
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
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
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
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
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
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

消難以鄭隨溫應土順沔僊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
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督摠督九州八
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
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
都督趣南兖州 周益州摠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
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以討
謙 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
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
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
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
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
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

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摩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

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揔管宇文
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
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
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伐人賀婁子幹
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
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堦磬謂迴曰頗相識不
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
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
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
者孝寬盡阮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
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
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

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
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
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
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弃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
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
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
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
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
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
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
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

通鑑百七十四
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
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謂柳莊
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
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
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
軍堅始踈之恩禮漸薄高頴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
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
乃以高頴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
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
周以漢王贇爲太師申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
王贇爲大右弼燕公于寔爲大左輔寔仲文之父也 乙卯周

大赦 周王誼帥四摠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
山二鎮來奔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
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殺
消難不及周亳州摠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
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
甑山鎮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鄖州巴蠻多叛共
推渠帥蘭雒州為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
陳紀蕭摩訶等攻廣陵周吳州摠管于顛擊破之沙州氏帥楊
永安聚衆應王謙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冑
於石濟斬之 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齊公于智為大司
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 丁亥周將王延貴
帥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

爲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
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
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
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
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
堰江水以灌之城戰士不過二千摠管昌黎且盧勳晝夜拒
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其等破之會梁睿至基等遁去睿自劔
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
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
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劔南平 十
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鄧襄公韋孝
寬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

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
私室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叔獻卒 癸亥
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
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
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巳殺代樊王
達滕聞王適及其子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為大司徒 是歲
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
司奉冊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
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
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
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
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勲官以酬勤勞特進至
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
以相國司馬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
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
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
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
趙瑳爲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

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
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
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
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
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
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
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
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
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
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
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潁楊惠亦依違從之
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

周太祖孫譙公乾懌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艷公貞宋
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允荆公元宣
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乙亥上耕藉
田 隋主封其弟邵公慧為滕王安公爽為衛王子鴈門公廣
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主賜李穆詔曰公
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
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竇熾為
太傅幽州摠管于翼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
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仍以穆年耆敕
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美陽公蘇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
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

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除稍伯下大
夫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潁
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潁請追
之隋王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
其父為邳公以威襲爵 丁丑隋以晉王廣為并州摠管三月
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和州刺
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
將帥於高潁潁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戊戌以
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
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
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潁參掌朝政帝嘗怒一人將

殺之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
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
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
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
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
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
臣去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高頴
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
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
命頴復位頴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

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太子左庶子盧賁以頻威執政心甚
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踈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
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頻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
帝私謂太子曰賁欲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
泄帝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帝以故舊
不忍誅並除名為民 庚子隋詔前代品爵悉依舊不降 丁
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
悉放太常散樂為民仍禁雜戲 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
常侍王瑳聘于周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
主召汾州刺史韋沖為兼散騎常侍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胡
千餘人在塗亡叛帝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
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沖

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起長城之役冲夔之子也 五月戊午

隋封邗公雄為廣平王永康公弘為河間王雄高祖之族子也

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舉哀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六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皆

尚赤戎服以黃在外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

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

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 吐谷渾寇

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

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

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

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

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將軍

周羅睺攻隋故墅拔之蕭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
奉使巴蜀還奏稱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
樹建藩屏封殖子孫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為益州摠管改
封蜀王宣敏謹之孫也 壬申隋以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並
為行軍元帥發兵入寇命尚書左僕射高潁節度諸軍 初周
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
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
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
閒便之 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踈陰呼
道士醮章祈福為婢所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
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
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
高頴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
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
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
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
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
世評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
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冬
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
斯已極梟首輶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
之為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鬱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

者之刑梟輶及鞭並令去之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
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
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
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
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
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
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
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行本璠之兄子也獨孤皇后家
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
宮中稱爲二聖帝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
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
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

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
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
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
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
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家呂氏濟南人素
微賤齊亡以來帝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
追贈外祖雙周為太尉封齊郡公以永吉龔爵永吉從父道貴
性尤頑駮言詞鄙陋帝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
三司出為濟南太守後郡廢終於家 壬辰隋主如岐州岐州
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
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秦課連
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

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誣訟目彥光為著帽餽
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
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彥光至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褻勤黜怠
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
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
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
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
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
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
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騎侍郎鄭撫來聘 十二月庚子隋

主還長安復鄭譯官爵 廣州刺史馬靖得嶺表人心兵甲精
練數有戰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觀靖舉措諷令送質
外託收督賂物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質 是歲隋主詔境
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
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
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
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
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
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
肯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
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
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

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
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
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旣立待突厥禮薄
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
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
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
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
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
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
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虜羅侯號突利設尤得
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

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弃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霄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

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虜羅侯所深布
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旣行果相猜貳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
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
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
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
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
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墓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
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
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
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劔左右弗悟取朝服木
劔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

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
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
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
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
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
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
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
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
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
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
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
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

訶紹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
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
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
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
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弃甲潰去
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
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
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暘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
並伏誅暘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
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
晉王廣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

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鴻臚卿趙郡李雄爲兵部尚書左武衛將軍朔方李徹摠晉王府軍事兵部尚書元巖爲益州摠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爲奢侈非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又以秦王俊爲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領關東兵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

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
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
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
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隋元景山出漢口遣上
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
救之爲孝儒所敗滇口甌山沌陽守將皆弃城走戊辰遣使請
和於隋歸其胡墅 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
爲尋陽王叔慎爲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熊爲巴山王叔虞
爲武昌王 隋高潁奏禮不伐喪二月己丑隋主詔潁等班師
三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永陽王
伯智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
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丙申立皇子永康公

涓為太子涓孫姬之子也沈后養以為子 五月己未高寶寧
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 甲子隋更命傳國璽曰受命璽六
月甲申隋遣使來弔 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
厥又寇蘭州涼州摠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峽 隋主嫌長
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
命難之夜與威及高頴共議明旦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
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
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頴
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
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丙申詔高頴等創造
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愷忻之弟也 秋七月辛未大赦 九月丙午設無身大會於
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
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
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
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
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
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足皆骨見殺傷萬計虜
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
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特柱國馮昱屯乙弗
泊蘭州總管叱列長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
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

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涿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場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摠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

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壬寅大赦改元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曰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摠為吏部尚書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二月己巳朔日有

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 突厥寇隋北邊

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宗 右衛將軍兼中書

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上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上乃止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揔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揔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彼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縡爭之

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
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 三月丙辰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
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
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祕書監牛弘上表以典
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
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豈可使
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
必臻觀閣斯積隋主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
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
信出戰敗死汶州摠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瑁兼內史令 突厥數爲隋寇隋主
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

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
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北庶多惠犴
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
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
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
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
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
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
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摠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
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
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
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弃所服

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幽州摠管陰壽帥步騎數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寧寶寧求救於
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弃城奔磧北和龍諸縣
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爲其
麾下所殺 己丑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於隋隋主以和
好不納 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
劭來聘劭松年之子也 癸巳隋主大雩 甲午突厥遣使入
見于隋 隋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書爲刑部命左僕射
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
寺及都水臺 五月癸卯隋行軍摠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
口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賀遷都 辛酉隋主祀方澤
隋秦州摠管賈榮定帥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

可汗相拒於高草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
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
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
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
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
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
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
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曰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
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比牙矣願自量度能
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
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豈若
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

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庚辰隋行軍摠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摠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

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
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
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
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
幽州摠管命李崇子敏襲爵敏娶樂平公主之女娥英詔假一
品羽儀禮如尚帝女旣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
尊唯一壻當爲汝求柱國若餘官汝慎勿謝及進見帝授以儀
同及開府皆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壻而惜
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長沙王叔堅木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壬午隋遣尚

書左僕射高頴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九月癸丑隋大赦 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

王俊爲秦州摠管隴右諸州盡隸焉 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
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 戊戌侍
中建昌侯徐陵卒 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安南王叔澄爲南郡
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十一月遣
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
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 隋
旣班律令蘇威屢欲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
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爲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
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
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
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
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

悉罷諸郡爲州 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
散騎常侍魏澹來聘澹收之族也 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
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今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
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
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
已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姊安
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
不至覆宗帝乃止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
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禮部尚書
牛弘請立明堂帝以時事草創不許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
萬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

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綱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

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曰旣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日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晉書卷一百七十五

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 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
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頗被
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
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
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
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
摠管 五月以吏部尚書江摠為僕射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
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
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
利關內賴之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
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 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於隋

主以通和不納 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飢行如洛陽 隋主
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
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
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
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卹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
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
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
亂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
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

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教請
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
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突厥沙鉢略
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王
女隋王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
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疊粟之隋王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
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
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比爲丈夫乃是兒例兩
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
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
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
旣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

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遺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
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
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
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
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
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
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
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
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
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
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戒道衡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是歲
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

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
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
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竒花異卉上自居
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
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
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
惣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
文士十餘人侍上游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
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
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
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
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

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
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日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
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
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
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
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
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
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
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
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
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
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

聰敏彊記明開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
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
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
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
虛空有所興造怕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
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
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
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揔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
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
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
及從容自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
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

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
銜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主命禮部尚書牛弘修五

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 三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

潁為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在州貪

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

隋大司徒郢公王誼與隋主有舊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

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識相表當王公

婦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 戊申隋主還長安 章大寶

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臺軍將至大寶眾潰逃入山為追兵

所擒夷三族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

一石已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

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平儉之子也時民間
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偽尤
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
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
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
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
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 梁主殂謚曰孝
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考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 初
突厥阿波可汗旣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彊東距都
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
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庚申遣散
騎常侍王詒等聘于隋 突厥沙鉢略旣為達頭所困又畏契

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
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
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
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
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八
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
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
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
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九月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

三司費寶首擊擒之

丙子隋使李若等來聘

冬十月壬辰

隋以上柱國楊素為信州摠管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

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
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絳受高麗使金上收絳下獄絳
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
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
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廢馬餘菽粟百姓流離
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絳曰我欲赦
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
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
行故絳言及之 是歲梁大將軍戚所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
還隋主徃梁主叔父太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

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荆
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謀泄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 隋
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
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春正月梁改元廣運 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 庚午隋

頒曆於突厥 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

數十城 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

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 庚子隋大赦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

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

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

者哉 夏四月己亥遣周礎等聘于隋 五月丁巳立皇子莊

爲會稽王

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

戊申隋申

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禮

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

隋上

柱國郿公梁士彥討尉遲迥所當必破代迥爲相州刺史隋主

忌之召還長安上柱國祀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

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與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閑居

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

已爲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爲

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

薛摩兒爲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左右執士彥忻

昉等於行間詰之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摩兒具

論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等皆伏

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

三家資物以爲誠 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
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吳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
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
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官直祕
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人往賀之博文曰賞罰之設功過
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 癸亥
以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朓爲僕射 十一月
己卯大赦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
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
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
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

歲寇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寇王旣欲歸朕唯教寇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寇王訶乃止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身太廟 乙未

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東郊 遣兼

散騎常侍王亨等聘于隋 隋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

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

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

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

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
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
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
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
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
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
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
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
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
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
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
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

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
頴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甲戌
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秋
七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
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
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荆
州刺史義興王獻等恐弘度襲之乙丑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
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
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聞之廢梁國遣尚
書左僕射高頴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
琮柱國賜爵莒公甲午大赦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
蒲州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

獻為吳州刺史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

馮翊親祠故社戍戍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
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
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
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
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
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荅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
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
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潁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
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留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
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

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
投其棟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
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
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白餘平乘舳艫等各
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
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
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
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
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
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
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
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

通鑑一百七十六
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恽為東陽王恬為錢塘王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因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

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
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
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
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
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
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張孔二貴妃日夜
搆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
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
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
卒從徵議夏五月庚子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
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也深亦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
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袁憲嘗諫胤即日用憲為尚書僕

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
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數上書
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冬十月己亥立皇
子蕃爲吳郡王 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
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
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
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
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
蘄春廬州摠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
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摠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
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
高潁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
陳師誓衆 丙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 隋
主如河東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
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軍臨
江高潁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
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
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
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
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
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
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潁忻然
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睪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揚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瑒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瑒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

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
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
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
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
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
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
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
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
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
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
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
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

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躬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丘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惣惣內爲之游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惣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秦伎縱酒賦詩不輟 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

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
孝渾賊昏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
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
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
不勞勸誘也 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